

温故

爸爸

周红红

爸爸，个头不高，黑黑瘦瘦，是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那种。

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为人好、脾气好，可在我们四姐妹的童年记忆里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虎爸”。

吃饭时，谁若是吧唧了嘴、夹菜时没从自己那边夹，或者坐着抖了一下腿，不用训话，只要他看一眼，你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爸话不多，但身上散发的威严，如同日出时的光芒，宏大又震撼。

1980年代中期，县城开始流行高跟鞋。大姐也买了一双，粗跟塑料凉鞋。所谓高跟，不过一寸，放到现在跟平跟没啥区别。爸却急了，训了一顿不啥，晚上还趁大姐睡着，把鞋跟锯掉了。鞋头，船一样翘了起来，没法再穿，只能扔掉。

那时，女孩子还流行烫辫梢，大姐禁不住姐妹的怂恿，又是爱美的年龄，就把麻花辫梢烫了烫。说是烫，也就是辫梢比原来蓬松了些。爸下班回家，从大姐身边走过，走了两步，忽然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转身瞪着大姐问：“你烫头发啦？”大姐揶揄道：“她们都烫了。”爸扔下一句话进了屋子：“弄直了去！”吓得大姐第二天就把头发拉直了。

1990年代中期，从小爱美的小妹也长成了大姑娘。等待上班的那个暑假，她和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学化妆，还买了支口红抹上了。

先是下班的妈看到了，十分不悦，说了几句。妹不以为然地争辩了几句。爸回家看见，亦是不悦，但没发作。妈压着一肚子火，等爸一进屋，给爸使了个眼色，爸

文讯

刘国莉诗集《雪的世界我来过》出版

本报讯（记者高海涛）日前，刘国莉诗集《雪的世界我来过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雪的世界我来过》共收录诗歌100余首，分为四辑，都是与雪有关的作品。诗中荡漾的雪花虽然来自天上，但已经辗转于人间。诗集以雪为舞台，呈现出作者的精神之旅。作者笔下，雪仿

评论

雪白色的咏叹调

——《雪的世界我来过》序

海 男

恰逢是世界读书日，几天前就已经开始读诗人刘国莉的新诗集《雪的世界我来过》，这是一部让我感到新奇的作品。我没有看见过轰轰烈烈的大雪，在云南，很多年才会邂逅一场雪。下雪时，我们会放下所有事，到屋外去玩雪、堆雪人、拍照。雪花落在身上的感觉，冰冷而热烈。这几天，我沉迷在来自北方的诗人刘国莉的诗集中时，好像是在雪中漫步。这是我头一次大面积地读刘国莉的诗，因此，我必然会感知到诗集中遍地的雪花，它带着来自北方的凛冽和雪的咏叹调，我一直在其中漫步。里面的每一首诗，更像木刻画面，以白色为主调，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，如此多娇的雪，取自诗人的心灵和生活的维度和版图。

一个人以其生命在写诗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以其某种色调延续在语言中，这是母语的属性和诗人所选择的方向。很多诗人，每天都在写诗，却没有方向感。这本诗集，刘国莉以全身心与雪相遇并厮守。雪，是冰冷的、纯净的，也同样是诗歌中的魔幻现实主义。诗人以雪为渊源，并不间断。哪怕在春暖花开时，雪都会依然在空气中旋转。雪，带着尘世的使命，融入其中的形态，则以诗人的意境变幻莫测。这是一本关于雪的咏叹调，也是诗人以形而上学体系建筑的雪之城堡。

诗中荡漾着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一幕幕，诗人并非在天上的雪

心领神会，冲着妹妹就去了：“把这红嘴唇给我擦了！”妹不说话，一脸不服。“你擦不擦？”爸声音高了八度。妹又委屈又愤怒，眼泪下来了：“就不擦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个老古板、老封建！”如果不是姥姥过来劝架，不知后果如何，但可想而知那个红嘴唇让爸有多生气。

多年后，往事已成笑谈。爸那时虽“独裁”，但谁也没记恨他。因为知道他就像一个园丁，时刻关注着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，时刻警惕我们可能出现的一点点偏差。他用严苛的方式为我们修枝打杈，只为让这些树苗能笔直地生长。他的爱，就像修枝剪，虽有时会让我们疼痛，却蕴含着无尽的期许与希冀。

1980年代中期，同村的一位老乡，论着喊哥的，带着一家四口从部队转业到泊头。爸帮着联系单位、帮着租了房子。可是没住多长时间，房东便提出要涨房租。见房东蛮不讲理，爸的犟脾气上来了：“走，不租了，到我家住去。”那时家里住着三间正房、两间偏房，七口人，本不算多宽敞。如今两间偏房给让了出来，空间立刻变得局促起来。

我是个喜欢有独立空间的人，

过去常待在偏房里，看书学习都安静。现在家里每天人声鼎沸，

自是心中不悦，常会不自觉地挂脸子。一次让爸看到了，叫到屋子里好一顿训。大意就两点：一是人家有难处，人生地不熟，咱得帮——要懂事；二是以后再敢挂脸子，有你好

看的——要看事。

于是接下来热热闹闹的那几个月，我既懂事又看事地保持着微笑。时间一长，也就习惯了。那些年，家里常有亲友来住。看病的，上学的，上班的，有的住十天半月，有的住两三个月，还有的一住就是大半年。爸对他们总是笑呵呵的，脾气好得没法说，这也让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了他有求必应、古道热肠的一面。

上高中后，为了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我从家里搬到了妈妈的办公室住。

一个飘着大雪的周日，我正在妈妈的办公室复习功课，爸敲门进来了，全身上下裹了厚厚的一层雪，眉毛、胡子全白了。

正当我惊讶之际，爸哆哆嗦嗦地解开大衣，从贴身的棉袄里掏出一包用麻布包了好几层的东西：“快，趁热吃，你妈烙的馅饼。”又嘱咐了我一句：“晚上早点睡，别熬夜。”然后推上自行车弓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。看着漫天飞雪中爸的背影，那么单薄，那么瘦小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，怎么也止不住。

那是记忆中最盛大的一场雪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吞噬在了无尽的凛冽之中。可以想象，那来回十来里的路，爸走得有多艰难；也可以想象，他把那包馅饼一路抱得有多紧。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馅饼，我哽咽得无法下咽。

上学时，曾有过一次爱恋，爸妈从一开始便仿佛看到了结局，以过来人的阅历谈了看法。我不但听不进去，还一次次地跟他们闹别扭。爸说：“现在不听老人的话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”这场年轻的爱情不幸被爸言中，最终宣告结束。我承受不住，病倒了。

记得那一夜，爸几次轻轻地走

佛拥有了生命，是一个可以和作者对话、如朋友也如恋人一般的存在。

刘国莉，南皮县人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绿风》《诗林》《诗歌月刊》《当代人》等报刊。作品入选多个年度选本，多次获奖。

花中生活，而是辗转于人间。这部诗集以雪为舞台，以雪为温度，呈现出诗人的精神之旅。雪飘忽不定，像时代的幻变，诗人在雪中驻足赴约，在雪中顶着苍茫，去寻访宇宙的居所。读此诗集，仿佛观看一幕诗剧，里边有人影幻镜，有时代的潮流，也有诗人在划破时空中感悟的精神学长旅。雪花在上空如同轻盈羽毛飞逝，落在发丝、面颊，也落在诗人的温情之上。

整本诗集以诗为境遇，在雪的漫长岁月中前行。这是一本以雪为主调的诗集，雪来自精神诗学出入的世界，来自诗人的故土和命运的遇见或告别；雪来自时空隧道的召唤和与现实的碰撞，来自雪的飘忽不定和与全世的偶遇；雪来自昨日重现和未来的重逢，来自灵魂被放逐于诗学的熔炼。在这本诗集中，我读到了一位来自北方诗人的诗之结构。诗，就是诗人命运的历史，也是诗人所历现出的时代以及个体的形而上学密码。

此时此地，读这本诗卷，幻想着诗歌在人间的传颂，西南方的阳光炽热而又明净，与这本书中的地理版图形成明显的差异。尽管如此，我在这雪白色的叹调中，仿佛又看见了一个来自北方诗人的天空和大地的秘密。愿这本诗卷，给人间带来幻境和真实，愿那些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万物万灵的翅膀上，随同永不落幕的人间飞翔或驻守我们的家园。

到我的床前，摸摸我的额头，为我掖好被角，然后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点上烟静静地吸着。在一明一暗的烟头映照下，我发现爸佝偻着背，眼神忧郁而疲惫，鬓角上新添的几缕白发凌乱地飘曳着。看着爸，我的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涌上眼眶，在曾经对抗的亲人面前尽情释放……这一次，爸什么也没说，甚至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我却终于读懂了爸，读懂了隐藏在威严背后的如高山大海般深沉的父爱。大学毕业后，到报社当了记者，爸每天也因此添了一份新的内容：仔细地翻阅着报纸，搜索着我的名字。无论散文、通讯还是会议消息，他都会细心地把报纸留下来，拿回家，读给妈妈和姥姥听。爸喜欢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，喜欢听他的同事和朋友谈论我的文章，就如同听到别人称赞他院子里种的瓜果、花草一样得意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在文联工作的伯伯夸我有篇散文写得好，爸跟我重复这些话时开心的样子，时隔20多年，我仍然记得。尽管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给爸带来过什么荣耀，但我的每一点成绩、每一点进步都会令他快乐无比。因此，为了爸在灯下剪报的身影、为了爸欣慰的笑容，我常常会鼓励自己努力些、再努力些。爸上班时，天天忙，经常一走一天，晚上回来又常呼朋唤友来家吃饭。妈下了班不管多忙多累，放下自行车就得奔厨房。好在那时人们吃的不是饭菜，而是感情，一碟花生米、一盘拍黄瓜、一份炒鸡蛋、几根火腿肠，就能吃得热火朝天、心满意足。那些年，家务活儿爸几乎帮不上什么忙。自知亏欠妈很多，就常说：“等我退了休，一定补偿你。”



张龙印 作

在场

从警路上永葆初心

季春晖

冬日清晨，寒风凛冽。7点刚到，穿上整洁的警服，我又来到熟悉的沧州市区解放路与永安大道十字路口站早高峰。由于外勤大队警力有限，我们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每个科级干部都分包一个路口任岗长，负责带领组织机关辅警站早晚高峰，维护路口的交通秩序，倡导文明交通。

每天，在晨曦朝阳和晚霞余晖的映衬下，我们重复着各种交通指挥手势，面带微笑地指挥着过往车辆和行人。偶尔，也向礼让斑马线的驾驶人敬礼。我心中的豪迈与激情依旧未减。来不及感叹时光飞逝和岁月蹉跎，不经意间发现自己从警已是第38个年头，从青春懵懂的小伙子变成了如今已知天命的人。

在从警的道路上，在车水马龙、人流如梭的马路上，我们保障

人间

腊八粥

吴淑霞

深冬时节，寒风扑面。又到腊八节，小时候那碗腊八粥的味道，又在脑海中萦绕回荡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家属院的小平房。每天晚上，我家的灯亮得最长，灯下是妈妈批改作业和备课的身影。每天早上，我家的灯又是第

爸果真没有食言，退休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回归到了家庭。学会了和面、蒸馒头、包饺子、带小孩儿，把妈妈照顾得也很好。

妈膝关节不好，一出门，爸总是不离左右地搀扶着，成了妈的“拐杖”。妈睡眠不好，半夜醒来有时会加粒药，又为了防止起夜折腾影响睡眠，就在床边放了个便盆。于是，每天睡前给妈床头放杯水、早上起来给妈倒便盆，就成了爸的习惯。20多年从未间断。

后来，爸得了肺病。病重期间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依然不忘这两件事。妈心疼他，有时会装着熟睡，爸就一次次地到门口查看——这个习惯，已然成了他的一份责任。

2023年年底，爸又一次住院，有十多天没见着妈。我就问他：“你想想你老伴儿？”爸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羞涩的笑：“当然想啦。”“那你对妈有没有说过我爱你？”爸又笑：“那哪好意思说啊？”我说：“那你现在就说，我记录下来传给妈。”爸说行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挺直了腰板，冲着手机非常郑重地说：“老伴儿，我爱你，我从小就爱你，我爱了你一辈子……”

我知道，这是他的真心话。爸妈一个村，小学初中都是一个班。妈成绩好、性格好、长相也好，爸对妈仰视了一辈子，也心甘情愿地照顾了一辈子——父母那代人，从来不说爱，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又无一不是爱。

爸接着说：“等我回去，我还接着给你端水、倒便盆啊。”

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这次爸却没能走出医院。

想来，爸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，我很想念他——那个个头不高、黑黑瘦瘦、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小老头。

读城

骑行运河

范恒

近年来，我爱上了骑行。不但能呼吸新鲜空气，放松大脑，还可以锻炼大脑的反应力和灵活性。我骑行了不到两年，腿部肌肉发达了，腿也更加有型了。

高质量的骑行，不只是锻炼身体，而是一种“愉快骑行”。“愉快骑行”的条件并不容易达到，道路要平坦、空气要新鲜、风景要优美、骑车要默契。可以说，“愉快骑行”是需要一个系统环境的。

骑行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沧州变得越来越适合骑行了。城乡绿化程度高、空气新鲜、景色优美，城乡的大公园、口袋公园随处可见。更何况目前的道路，多数已经是柏油马路，即便去僻野乡村，也是“村村通”的乡间柏油公路了。特别是运河堤顶路的贯通，更是骑行者的天堂。喜欢挑战自己的骑手，可以把骑行的瞬时速度，提到40千米/小时，甚至更快。

骑行中，我曾经遇到一位女士，我问她一天最多骑行多远？

她自豪地说，有一次跟随一支骑行队伍穿行了沧州所有县（市、区）。我听了十分惊讶，果然是高手。这种情况，也就是平原地带的路况能做到。

骑行久了，就摸到了一个规律，最好顺河骑行。沧州地处九河末梢，大大小小的河流纵横密布，这也为骑行提供了绝佳环境。如果顺着柏油路骑行，车辆多、汽车尾气浓，特别是夏季，柏油路温度高，空气干燥，灼鼻孔灼肺，不安全不卫生，时间久了，那是没病找病。顺河骑行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河堤路比较窄，车辆很少，河堤两旁绿化树、绿化林很多，加之河流水汽蒸发，空气清新，特别是夏天骑行，空气清新润肺。

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写一下的，是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，她是沧州最适合骑行的地方。2014年6月22日，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从此，京杭大运河不仅仅是沧州的、中国的，还是世界的。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非常独特，先不说原生态，只是河道弯就是骑行者的兴奋剂。蛇形弯、几字弯、O弯等随处可见。河堤内外绿化程度很高，各种苗圃成方连片。穿城而过的运河，春天可以赏花，夏日可以遮阳，秋日可以摘果，冬天可以溜冰。有了水，这条曾经干涸的河有了湿度，有了灵性，也就有了骑行的“温度”；两岸堤顶路铺上了柏油，于是静谧的大运河堤，骑行的人们日渐增多，两岸顿时热闹起来。

以沧州中心城区彩虹桥为起点，近距离骑行，南行可以到大白杨村；北行可以到兴济镇，来回近五十公里。继续骑行，南行还可以到泊头品尝鸭梨、桑葚，到东光县城吃老豆腐，到连镇吃李家烧鸡，再往前就可以到吴桥破解“三仙洞”了；北行可以到青县下马厂吃桃，到司马庄吃菜。沿途的文庙、御碑苑、铁佛寺、谢家坝、马厂炮台以及南排河、北排河、黑龙港河穿运工程等景点星罗棋布，这一条河串起了一路“珍珠”，为骑行增添了无限乐趣。

除了名吃名景，一路的枣树林，梨树林，柿子林，香椿园，苹果园，桃园，葡萄园，菜园等，连续不断。一年四季，这些园、林，骑行可以遮阴、养眼、挡风，休息时候可以观光采摘、半路“加油”。沿河骑行，可以不走回头路，从左岸出发，右岸归来，因为道路不同，沿路风景不同。半路休憩，遇到养眼的景点，大家便停下来拍照留影，以备回去在圈里晒一晒，吸引朋友们点赞。

最让人心动的，是大运河那一道道醉人的弯。平原上的道路，多数是平坦的笔直的，很少弯弯曲曲，倘若骑行，一马平川，一眼到底，也没啥意思。人们说山路十八弯，大运河沧州段的弯一点也不逊色，南北走向的运河，水回路转，忽东忽西，斗折蛇行，一里水路十里弯，让你步行走半天。两岸景色也随着一道道弯不断变幻着，当赛车划过漂亮的弯道，转瞬看到的就是另一道意想不到的风景：或空旷，或靓丽，或一队快速骑行的人……

两岸骑行入，也是一道风景。人生无伴，就会孤独无趣，骑行亦如此。早晨六点前后，沧州中心城区的几座大运河桥两侧，三三两两的骑行入开始集合。大家戴着头盔、护目镜，穿着漂亮的骑行衣，或三三两两，或大队人马，如同一缕缕飘动的火，倏忽间在身边飞驰而过，尽管谁也看不清谁，但都是在同一条路上，往往还是扬手打个招呼，或者大喊一声“加油”以示友好。那些落单的骑行者，倘若身边有队伍飘过，就可以迅速跟进，融入骑行队伍，于是有的队伍越走人越多，远远望去，好像河堤上一团飘动着的彩云。这条路，不但能骑、能看，还能吃。春天的时候，有些人还会顺路挖点野菜，两旁的苦菜子、车前子、荠菜，可多了，骑行回来，家庭餐桌上就会增添几盘绿色食品。

大运河，母亲河，不仅养育了沧州这座城市，也催生了一支支骑行队伍。

甜可口的腊八粥，感受着款款亲情的温暖，尽享伟大母爱的滋养。粥里的五谷杂粮，是妈妈辛苦操劳的收获。甜糯的口感里，饱含着妈妈的爱意柔肠，那香甜的味道哟，陪伴我们姐弟一路成长。

我们长大了，妈妈老了。我们老了，妈妈去了远方。可小时候那碗装满妈妈味道的腊八粥，却永远在我的心底珍藏。那粥的温暖、醇香伴我尽享人生的冬日暖阳。